

工作環境常年壓抑 自卑心重難覓伴侶

我們的 世界沒笑容

殯儀師：

齊耳短髮，一身藍色工裝，小徐的目光中少了一股「80後」年輕人的朝氣。在深圳殯儀館4年，她的工作是給遺體化妝，化妝間是她全部的世界。『我們這個行業最忌諱的便是微笑，微笑是對痛失親人的家屬最不尊重的表情。每天聽到呼天搶地的哭聲，怎麼笑得出來？』因工作環境常年壓抑，加上外界對職業的偏見，許多殯儀業從業員自卑心重，找不到伴侶，甚至怕職業連累家人。他們卻抱着專業精神，守護着亡者的尊嚴。清明時節，讓我們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張瀛戈
實習記者 何花 深圳、東莞報道

■殯儀化妝課程道具。 資料圖片

面對記者，小徐反覆強調不要提及自己的名字、籍貫，不要拍照片。在深圳殯儀館工作4年，七尺工作台旁，她度過了1000多個無言的日日夜夜。她的世界裡，不能有笑容，更拒絕陽光的關照。談起婚姻，小徐自嘲自己是「內部消化」的典型。

「剛參加工作時，我還幻想談一場幸福的戀愛。」說到這裡，小徐似乎回憶起當年的憧憬，臉上有一點動容，「我沒有打算對另一半隱瞞自己的職業，畢竟婚姻是一輩子的事，瞞不過一世。」她的坦白換來了每一個相親對象的疏離。



■殯儀化妝師小徐面對記者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瀛戈 攝

聞職色變 婚姻「內部消化」

「剛開始聊天的時候對方很熱情，當知道我是做這一行的，他馬上沉默不語，隨後便不了了之。」無奈之下，小徐放棄了相親之路。正當她對婚姻失望的時候，同一個世界裡的他——殯儀館的保安員「收留了」她的愛情，二人因工作關係認識，去年結婚，婚後生活還算美滿。

殯儀師們離成家已是業內共識，深圳殯葬管理所也曾組織過未婚員工去參加深圳「鵲橋」相親會，但均以失敗告終。「此前還曾將員工介紹給軍人，以為軍官會對這個職業看的比較開放，可是對方一聽說是殯儀師，還是馬上就跑掉了。」作為員工的「大家長」，深圳市殯葬管理所林清泉常年都為員工的終身大事着急，「1999年單位招進的『四朵金花』，如今兩位嫁給了同事，一位嫁給了相識多年的朋友，還有一個至今仍未待字閨中。看來以後招聘上還要明確提出一條規定，一定要是已婚人士。」

生人勿近 無奈隱瞞職業

環境封閉、與社會脫節、外界異樣眼光，是殯儀行業每個從業人員需要面對的問題。小徐說，很多同事的老婆都只知道丈夫在殯儀館工作，卻不知是具體的哪個工種；有的員工直到去世，親戚朋友才知道其真實的職業。

小徐從來不印名片，被人問起也只能隨便胡弄過去，最常說的就是自己是在民政局工作。每年單位組織聯歡晚會，歡迎條幅上都會用「民政局二公司」來代替，否則連酒店也都不願意招待他們。「除此之外，的士司機也不願載我，甚至連快遞員也只會把包裹送到附近的地方。」說起這些，小徐也是一副習以為常的表情，完全沒有二十多歲年輕人的一驚一乍。

月入逾萬 欲捨還休

對於未來的規劃，小徐並沒有明確方向。殯儀館作為事業單位，一線員工每個月可以拿到4、5千元，在編員工可高達1.5萬元且福利待遇過高，是支撐她留在這裡最主要的原因。

和許多初入行的年輕人一樣，小徐也一度渴望跳出這個「冷冰冰」的世界。可是，長期與社會脫軌，也造成了她性格上比較自卑，總是質疑自己的能力。「如果離開這個行業，我什麼也不會做。」她說，還有一個更不能言說的擔憂就是，「即使有單位願意要我，但他們一旦得知我曾經做過遺體化妝師，也肯定不敢錄用了。」談起未來，小徐說，只想「多攢些錢，要個孩子」。

身心受壓 患癌率逾一成

「現在深圳殯儀館一線員工約有110餘人，逾一成是乳腺癌、肝癌等癌症病患者，皮膚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得病率也非常高。這些都是殯儀業內非常常見的『職業病』，幾乎每個臨退休人員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重大疾病。」林清泉告訴記者，殯儀業從業人員普遍性格內向、部分自卑心較重，一線員工平日的娛樂休閒活動也相對較少。

防腐液屍毒侵害

林清泉說，殯儀師的幾個工種中，搬運屍體最耗體力，對錄用者的身體素質要求也較高，但由於負責搬運、化妝和火化的殯儀師常年需要近距離接觸屍體，難免會受到防腐液、屍毒、病菌等侵害。同時處於長期壓抑、悲哀的工作環境中，日積月累下，身體的抵抗力下降，病毒就會趁機入侵，患病率較其他工種自然增高。

視力呼吸道受創

火化師羅師傅亦表示，自己平均每天要火化30至40具屍體，對視力、呼吸道等的損害最為嚴重。「火化時雖然戴着口罩，穿着防護服，但常年累月置身於火化室內，整個封閉的空間內還是難免會被污染到。」為把有害物質的影響降到最低，每次工



■工作人員把遺體推進火化間。 資料圖片

作前都會耐心做好防護工作，用完的一次性防護服盡量處理好。

保持開朗抗抑鬱

記者在東莞殯儀館採訪時，遺體整容師張師傅也反應，工作過程中常接觸的化學清潔劑、防腐劑中確實有甲醛、丙酮等致癌物，常年接觸這些和遺體肯定對身體不好。他透露，同行和同事中也有一部分人患癌四十多歲就走了，但他們都寧願不把這份職業和患癌之間劃上因果關係。張師傅說，工作環境非常壓抑，幹這行特別需要自娛自樂，保持性格開朗，否則很容易情緒抑鬱。

愧累家人「沾晦氣」 更懂感恩孝順



■常年從事遺體搬運的殯儀師深覺愧對家人。 張瀛戈 攝



■防腐師小王認為，這份職業只剩工資值得留戀。 張瀛戈 攝

在防腐師小王眼中，這是一份了無生趣、枯燥乏味、社會地位很低的工作，唯一值得安慰的僅僅是可擁有較為穩定的收入和逢年過節能領到一袋大米、一瓶油。「曾經有一次，剛上小學的兒子回家說，同班同學的爸爸是派出所的警察，負責抓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我怎麼能實話實說呢，最後只能告訴兒子，『爸爸是抓鬼的』，當時心裡特別難受。」

不希望孩子繼承

張師傅也說自己最大的愧疚是對孩子，「女兒從小學到高中，我都不讓她跟人說自己爸爸是做什麼工作，以免同學因此不和她交朋友。但到了她要嫁人的時候，我就不知道怎麼說了。」由

於許多人怕沾晦氣，殯儀行業多年來一直受到歧視，從業人員子女交友和就業都面臨種種無形的不公正待遇。殯儀業許多從業人員都屬於「子承父業」，但張師傅不希望自己孩子再進這一行。

「做這行時間久了，對生死會淡然，最大的收穫就是更珍惜生命，懂得感恩和孝順。」張師傅說他做這行之後，更懂得照顧家人，孝順父母，最怕「子欲養而親不待」。工作中碰到年紀尚輕的死者，他總是惋惜很多天。看到一些生活困難的逝者家屬，也經常掏錢買飯及墊付喪葬費。「逝者家屬都承受着痛苦，只希望他們能得到些許安慰。」經常與死亡「打照面」，張師傅覺得自己能健康地活着就是幸福。

做好這份工： 把遺體當藝術品

東莞殯儀館的遺體整容師張師傅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對遺體「從害怕到接受到習慣再到『變態』」的過程。他說，每個遺體整容師都需要具有超出常人的心理承受力和理性，才能冷靜的將這一系列工作做完，時間長了，面對遺體就會麻木。但是每見到一個新的逝者，他對生與死的思考從未停止，「心理壓力是遺體整容師最大的難關」。

早上8點半，張師傅抵達遺體化妝間着手檢查工作所需的機械設備，同時準備好化妝所用的粉底、口紅、腮紅、髮油、刀片、梳子等等。為遺體清洗、縫合、化妝、穿衣，是他每天工作的內容。在碰到遭受痛苦的逝者時，還需要對遺體進行按摩，讓對方睜着眼睛和嘴巴閉上。

忍受腐屍味 沒胃口吃飯

從業15年以來，張師傅服務過上萬的遺體，

做過遺體搬運工、防腐員、化妝師。五年前，他開始為有傷口的遺體做整容，服務對象是血肉模糊的屍體。屍體無論破壞到什麼程度，只要家屬有意願，整容師都只能想辦法。面對傷心欲絕的家屬，他很難拒絕。最困難的一次是為一個車禍去世的死者做整容，伴隨着血腥味和屍體腐爛的臭味，縫合被燒焦的遺體，張師傅一天連續工作了20個小時。事後很長時間內他都很難有胃口吃飯，但他說自己多年來始終把每個遺體都當做藝術品，盡力讓每個人都能完美的走完最後一站。



■殯儀整容師的工具。 何花 攝

■整容手術台。 何花 攝